

# 回甘——記菲律賓三寶顏義診行

◆ 撰文/大林慈濟醫院牙科主任張樹福 照片提供/文發處



記得五、六年前的十月份的某一天，呂芳川師兄告訴我，慈濟將有一次菲律賓義診，問我要不要參加，當時我不假思索，並大言不慚地說我要第一位報名，後來聽說，原來參加義診隊要經過層層篩選，才發現自己真是不知量力。

當年，雖然早已向醫院（當時服務於嘉義基督教醫院）告假，並向研究所（高雄醫學院）老師們完成請假，然而出發前一周都還沒接獲通知，本來打算說利用這一星期作環島旅行，或讓自己好好休個假，不料，臨行前五、六天，我接到德旻師父的傳真，囑咐我趕辦出

國手續。接下來，我忙著沖洗相片，忙著調整步調，而且因為我不知道這次義診的對象、內容、成員，於是根據我多年來的經驗法則，以及十年前曾赴菲律賓義診的印象，趕緊裝備一些「機絲頭」（器械），準備好好派上用場。

## 香積組的憂慮

臨出發前，一群人在機場舉行「行前會議」，當時，德旻師父雖然長話短說，但就是沒說明工作分配或任務，而德穎師父及德旻師父也沒有帶頭作什麼儀式，只是提醒大家要整隊。

抵達菲律賓三寶顏後，

當天晚上，因為聽說有「香積組」，我心裡想，可能早上四點要起來打板作早課，所以第一個晚上根本不敢放心睡，直到隔天早上四點，怎麼都還聽不出什麼動靜，同寢室的師兄更是努力地打呼，我想，偷懶一下應該沒關係，於是也呼呼大睡了起來，一直到後來不好意思請教同房的紀師兄，才知道，原來「香積組」是作好吃菜餚的師姊，不是點香、頌經之類的....。

## 宛如母親的雙手

到馬尼拉分會見到師兄師姊時，他們描述要去義診的地方是屬菲律賓南部靠近馬來西亞的熱帶地區，那裡的人信奉回教，個性較剛烈。

勘察地形之際，隨車有武裝警察隨行，他們不是開導先鋒，而是保護，更加強了當地人的所言不虛。據說當地人會搶劫，人性兇悍，又聽說連死人都需要住鐵窗屋，因為連拜拜用的蠟燭都會被偷，何況是陪葬品，所



以也有雇人看守墓園。

因此，我的內心有種悔不當初的恐懼，尤其是想到往後幾日要幫他們看牙齒，搞不好會不會一下子就把什麼丟過來的。但願菩薩保佑，讓我可以全身而返。

看診時，偶爾抬頭，每次看到窗外一雙雙尤如貓眼的眼神，又似窺視又似期待。就在頭一次忍不住膀胱的腫脹，上洗手間時，才得到了答案：

「Doctor, Faster, faster...」聽似一種關心的口吻，加油的語氣，感覺蠻溫馨的；只是後來的一句話：

「I am waiting for a long time！」以後幾個診，我真不敢懈怠，一直到沒病人。

第一天門診完，放慢腳步地在思考、檢點今天自己的診療。突然間，奕勝師兄急

促跑來說那邊恢復室需要人手，於是衝到那個怎麼看也不像的恢復室。四、五排平躺的折疊椅，共約三、四十位已開過刀的病人和他們的家人，

整個教室顯得如同野戰病房、整齊劃一。

起初，我有極大的不願和畏懼，因為我不懂如何照顧病人，但最讓我不假思索、毅然換上白色醫師制服的勇氣，正是那些頭頂光芒（銀髮）的老師姊們。當時，我所感覺到的是宛如生病時照顧我的媽媽在我身邊，我看到她們的汗水就如我媽媽的淚水般，她們以母親般的親情，驅離病人的惶恐，多少的痛楚皆在那股溫柔中得到了最大的慰藉。

罐罐的點滴注給病人生命的泉源，而我內心卻吊著一千西西般的淚水，滴個不停...。

### 鞋底下的牙齒

許多師兄師姊都會關心詢問這一次義診拔了多少顆牙

齒。事實上，我已經無心去計算，唯一的念頭是如何將它準確地丟進垃圾桶，而且汗水模糊中，很怕出錯，甚至怕會有什麼不料的狀況發生，所以默念佛號已成為一種「解壓劑」。

有一次，攝影的佳弘師兄來拍照，看見一顆血淋淋的牙齒被拔下，聽說連攝影機都停格，而且害他到廁所去嘔吐一番，更感歉疚，尤其讓他鞋底下卡入牙齒，不知造成他腳底長雞眼否？

### 用感恩的淚水洗眼

雖然語言上的溝通不是那麼地融洽，但每每術後的回饋卻是那麼地誠懇，看到病人帶著笑容地走出去，有沒有講謝謝，就不是那麼重要了。

最後一夜的感恩晚會，看到三寶顏市長用拇指比出的感恩手勢，還有許多民眾用感恩的淚水在洗眼，大聲地吶喊，好像要用雙拇指頭尖噴出香檳的動作，頓時讓「阿爸牽水牛」的歌聲更有韻味。

三寶顏市的確是有點熱，尤其是在那一夜。



# 哭著 跑出去的小女孩

◆ 撰文/花蓮慈濟醫院麻醉部主任石明煌 照片提供/文發處

二〇〇四年二月，印尼雅加達的雨季，雨水流進剛才整治了一半的紅溪河，變寬了的河道在午後仍會讓你體會：百聞不如一見，百見不如一「聞」。人類是土地的一部份，土地也是人類的一部份，才三十年，紅溪河畔居民對土地的為所欲為，讓原本蘊育生命的流水，變成了垃圾縫隙中蠕動的黑水溝。所有發生在土地上的事，都臨到了孩子身上，這條黑水溝承載著穢物做為下水道、同時也供應著比鄰而居下一戶人家的飲用水，再不伸出援手，這裡的土地和人就要一起走進歷史了。

跟隨上人的願，印尼慈濟人五管齊下，以手足之情對待河川，引來印尼政府後續的整治；蓋大愛屋，讓河畔居民能容身；以智慧發放米糧，使他們免於飢餓；辦學校，讓孩子們見到希望的未來；蓋醫院，



在陣陣惡臭的紅溪河畔，純真的印尼孩童仍在河邊流連玩耍。

辦義診。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慈濟國際活動，能成就因緣，實在是收獲滿滿，做得很歡喜也感受很歡喜。

此次義診活動不同於以往，還配合大愛二村破土典禮及發放，因為四大志業體全部到齊，號稱「豪華團」，醫療志業體是林欣榮院長領軍，結合菲律賓人醫會，台灣人醫會，以及當地醫師，兩天期間總共完成大小手術三百六十一例，差不多是當地醫院兩、三個月的手術量。台灣麻醉團隊是兩位醫師、兩位麻醉技術師組成，大林分院為麻醉科賴裕永主任和邱麗珍師姊，花蓮是陳美華師姊和我，合力完成四十一例小兒兔唇及一例巨指症手術麻醉。

我的主要合作醫師是菲律賓籍的劉醫師和台灣高雄人醫會

的葉醫師。劉醫師是天主教徒，他說「他花一小時可以改變孩子的一生」是驅使他連續第九年參加義診的主要動力。作為佛教徒的麻醉醫師，能和他為回教徒病人手術，見證大愛無國界，實在很有福報，此行他還有當藥劑師的夫人相伴，非常和善，他們育有兩位公子都正在唸醫學院，將來都會是人醫會的生力軍。

葉醫師平時在高雄開業，也曾多次參加人醫會義診活動，一路上，一有時間都可以看到他在讀書，戰戰兢兢的準備著預定的手術，能認識他們也是此行最大的收穫之一。

一開始我還不敢相信，因為一家大小每個月四塊錢美金的收入，孩子可能一輩子就這次機會來進行手術。因此一次一次孩子完成手術之後，焦急等待的父母親無不充滿著感恩、淚水。好怕自己速度不夠快，擔誤了孩子們的手術。也因為這樣的期待，我帶回台灣兩個遺憾，不知道那位周歲的孩子是否還能有機會切除他下嘴唇上的血管瘤，不知道那位哭著跑出去的小女孩，是否會因我們不能幫她再做一次顎裂手術，而失去對生命的熱忱。

無法輸血、沒有病床竟然會是無法手術的原因，但資源就那麼多，總不能讓孩子冒生命危險，好無奈。慈濟人一定要是孩子的希望，期待下一次再度踏上印尼的土地。



紅溪河上有各式各樣垃圾聚集，而不少村民仍依賴這條河拾荒維生。

